

第10周

王大米 王大米 2016-11-18
03:50

记得之前听幕课，台湾大学的教授讲张爱玲，里面提到的一个观点印象深刻。英国殖民下的香港，来到香港的长居英国人，由于离开了祖国，离开了英国本土文化，到异国他乡，这么一个小群体相对英国本土，更要保守些。没有了文化的活源头，出来的这群人，抱着先前的思想，固执地守护下去。而本国，早已因为时代的发展，日益更新。

朋友说过一个笑话，离开了俄罗斯的小女孩，当时讲着一口流利的俄语，现在回来，长大成人，说话都是童话里的句子。

我也是这样的，离开不久，可是对很多东西都固执起来。

记得在家的時候，时常有好天气，耀日白天，清风拂过墙角的三角梅。喜欢呆在荫凉的地方，下面长满青苔的老墙，用手去摸白色的墙体，就像摸着一棵树一样。妈妈在厨房做饭，油香味在炎热的阳光里游荡，我靠着墙进门，舍不了一丝清凉。

我喜欢专心做一件事情，结束的感觉。让自己头脑发热，然后停下来，一阵冰凉的狂喜，按耐不住想说话，说什么都行，关于一切。冬天，放学回家，家里的毛机盖上了一层羊毛衫，和父亲谈话，一股过堂风拂过光亮的针面，妈妈还在准备火锅，在细碎芹菜叶子下的牛肉味道甜甜的。

常常想起那些夜晚，月光幽幽，石壁清冷，海在奔腾，我看不见浪花，心惊。可是我那次坐在石壁上，月亮分明很近，奔腾的海来到了宁静的江面，渐渐低吟起来。那天还有一盒果冻，精致地包扎着。

可是最后一次，石壁下面还有一间残败的屋子，屋顶还有一两朵紫色牵牛花。可是石壁那么凉，凉得心惊，哪里有月亮，也许是有的，可是我现在只看到旁边的老路灯，小时候它曾陪着我的，现在很陌生。我说我要自己走回家，然后，我没有回头。

我想起很久之前的那本席慕容诗集，躲在图书馆的一角，很久之前被人翻过很多遍，里面都是这样的诗。看了很久，我终于没有再看。

该睡了，没有月亮的夜晚，灯深雪轻，可以做个好梦。

每天看到不一样的雪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厚实如云彩，或是融化在车缝里，路上湿答答的，这几周都是提前一个钟出门去上课，路上的时间多了，难免多想点东西。总归是有些迷茫，商量也不知如何商量。慢慢去做事便是。